穀梁申義

穀梁申義序

記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亂莊生有言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論而不辨自魯哀以來微言絕矣五家爲師三傳遂昌先漢以公羊爲正副以穀梁參以左氏自晉至今左傳盛矣鄭康成名世大儒其釋記文尙誤以左傳爲春秋況杜預之徒乎言穀梁者唯麋范傳于博士及唐唯用范氏今頒學宮

范爲先師晉代不以專門說經號爲通取故范氏注穀梁而有毀傳之詞夫傳述聖言不能無瑕然穀梁子私淑仲尼親研異同指事立教必有宏旨受經授義義同君親入室操戈昔人所傷說傳疑傳後生何述徒令蔑師法侮聖言因緣抵隙六經皆譌自趙宋及前明流禍烈矣余推測經文本傳公羊泛覽二傳各得其趣左氏專於史離經別行其體卽

司馬本紀之準也闘駮意殊不關春秋其有得失比之遷固乃三史之學非六經之誼已別條辨箸于當篇至于穀梁依經樹義其有離合難審其由後人見公穀之異同疑二傳之所受樂左氏之事實曲春秋以從之故有赴告則書陋同朝報月日無意隨其刀筆或又悉廢三傳妄作褒譏亂其詞亂其事而春秋亡矣今唯明公羊不足袪惑輒以淺學更

申穀梁務推其立說之原期于不亂而止諸例增減舊注已詳茲但約舉巨疑不全載經傳以穀梁儒者之論可爲世范故以授大女使它日傳之尒同治八年秋七月乙未序

穀梁申義卷一

湘潭王闓運箸

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申義曰公羊以爲仲子桓母今云惠母者先師相傳有母以子氏之說以僖公成風既是僖母惠公仲子必是惠母也穀梁子未親聞微言但受大義凡人代年世史家所重儒者所畧春秋不嫌同詞同號公羊親受聖傳故知爲桓母穀梁直以詞事相比以爲惠母世次雖舛然足張嫡庶之義破母以子貴之誤說固無害於說經也

隱年

元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傳 來者來朝也

申義曰公羊以為奔蓋天子幾內諸侯無朝侯國者今以為來朝亦是比州公寔來之事明同為來朝也取足張人臣無外交之義不妨為異

隱年

二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傳 夫人者隱公之妻也

申義曰公羊以為隱母今以為隱妻者既云隱居攝攝子無爵母之義不得稱夫人以事比之必君妻也公羊親受聖言故知為隱母隱讓不立而母稱夫人桓母貴反稱仲子啟羽父之邪心召桓公之逆謀故聖人著其薨去其葬以示由來之漸此則

以隱不葬妻爲從夫而諱妻稱夫人辭窮則同也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傳有內辭也或外辭也

申義曰內者親愛尊敬之詞有或古一字通用日食當言或食之不可知之詞也今以內日故改或言有易日或益之或擊之皆外詞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

傳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

申義曰喪服小記論士大夫之祔禮因及妾祔之禮曰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

上而祔又云妾母不世祭也雜記日妾祔
於妾祖姑無則從其昭穆之妾小記又日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中
一以上是高祖之妾也穀梁傳論廟制諸
侯五大夫三士二今小記之說祭及高祖
之妾似諸侯之廟矣雜記又云從昭穆則
大夫士之禮也既祔妾祖姑則孫祭未止
而小記云不世祭傳云於孫止者別築宮
之禮耳凡築新宮必有祔祭妾不體君必
從妾食祔之日先為妾祖姑若高祖姑之
位祝詞宜云子某用絜牲嘉薦適不所生
高祖姑某氏以隮祔爾孫妾某氏尚饗其
三處詞日子某哀薦成事適爾所生高祖
姑某氏無妾高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
此是諸侯之禮也若公子公孫為大夫士
雖不得祭高祖妾母而高祖廟未毀故亦

得稱高祖妾姑以爲詞也若庶姓大夫士
無妾祖姑宜易牲而祔女君也祔本稱其
所合食之祖以安亡者以高祖妾先經立
廟故引以爲祀詞非謂祭及高祖妾祖妾
也大夫士既不得祭高祖自不可稱高祖
之妾故以昭穆也凡祭妾母必其女君先
亡妾乃得有其子若女君在而妾亡其子
厭尊既不得正母名即亦不得服三年之
服亦不得立廟祭也禮經緦麻服章曰庶
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服緦是緦不容有祭
以父及君母在也女君亡則爲其母得三
年禮經疏衰三年章慈母如母明其得三
申三年也知非終身服緦不存亡者緦得
傳曰有死于宮中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
是以服緦也以父不舉祭故子得服緦若
父已歿何敢以其母死而言有死於宮中

乎已母若尚服緦何云慈母三年乎三年
章既有慈母如母之文不分公大夫士慈
母尚不己母可知彼以父命而申此以父
在而厭厭則全厭申則全申所以然者其
母恩重義同同極既不可服以兄弟之服
又不敢服期故厭而無服乃服緦也亦緣
其子德厚流光傳重配尊故其母亦得於
君及女君既歿之後申至三年也經曰葬
我小君成屬則妾爲小君聖人所皆[illegible]名
小君何容服緦故知三年緦之分以君存
亡異之女君於妾得同于君[illegible]尤近爲知
女君在亦不敢服也小功章傳日君母之
父母從母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
在則不服盖知君母之厭同子先君其不
爲後則大夫之妾子爲其母大功禮經大
功章日大夫之庶子爲母是也鄭君云士

之子服期然不爲後不得有祭故申其服旣父在服大功期雖父殁女君亡不容加至三年以卑賤不得申故父在亦不過厭進退之理當如此耳舊以慈母如母亦不爲後者之服今以立宮別祭恩禮隆重故推禮意女君亡妾子得申三年也祭雖別立宮必傍禰宮故必祔祖以別昭穆若自祖以上世嫡相承則無所祔宜祔女君也至孫則罷其祭瘞其主故日不世祭也若庶士以下無廟者宜祭寢其母所居之寢祔詞疑亦稱女君也凡厭者父在則然若帝子公子別有封國其母隨子至國或有官府其母從官則不用大夫庶子大功士庶子期之制當同父卒可申三年也夫父卒之申本以朝夕起居無父在旁故居喪無嫌非云死今父妾子別有國府居處之

禮既無所嫌其母外出已不體君上無所
厭情自可申至於立廟上配祖考恩有遠
近不容至孫以妾賤德薄故也仲子之廟
宜在惠公時立今據歸賵在元年知仲子
卒在惠末年范說仲子卒在孝公時故無
謚平王崇禮諸侯仲子早卒無因追賵因
惠公之喪而來賵之既望文為說並非事
實凡說春秋或逆三傳而申一家則必隱
取他說別出已意公羊以為兼之非禮左
氏以為子氏未薨與穀梁絕異范乃云因
惠歸仲則惠公仲子復非子氏其母又以
無謚疑於未死故云妾子為君方得謚今
卒在爾故不謚禮無明文皆意造耳推殺
梁之意仲子不謚成風有謚自由當時事
殊仲子不卒不葬自由在春秋之前故傳
文云志不及事若左氏以夫人子氏似即

衛子故造未蔑而暱之說揆之情事必不若彼左氏書法先儒通識以爲皆劉歆以後傳左氏者所妄加定論已久今不致辨也

隱七年

滕侯卒

傳 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申義曰公羊以爲微國不名注所傳聞之世遠也今以爲無名者莊卅一年薛伯卒僖卅三年杞子卒竝不日昭卅五年秦伯卒雖承戊辰日下日而宜別出隱八年夏六月辛亥宿男卒日而不名以隱未能同盟別之則此五不名不日者比事相同同是無名狄道也成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日而不名彌是無名之比故以狄道說之公羊微國之義具公羊箋

隱八年夏六月辛亥宿男卒

傳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中義曰公羊無傳當與滕侯同今知非同狄無名者旣特書曰故知與滕事異也上經書及宋人盟于宿傳云宿邑名也邑者附庸之稱附庸同盟不書宿爲附庸亦不得與故特起例書其卒而不名以明之宿旣非夷故從正卒正卒不名事無可比因上經盟于宿而推之知以微國不同諸侯則凡附庸不書皆可見矣左氏有赴告方書之說衆所習聞乃引以解此經故致謬也

隱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傳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

申義曰范甯引周禮大行人云天子有下聘之義案記曰天子制諸侯三年大聘比

年小聘禮經聘禮列國之事賓主之禮天
子于諸侯但有問問歸脤賀慶致禮王人
雖徵序于諸侯足以相敵今來而用相朝
之禮車逆拜辱車逆三還則授圭致命事
無所施若訝賓人次旅擯迎賓門內問君
勞賓全用列國之禮則褻越王人失禮莫
大故聘禮一篇無王人之文假有聘禮何
容不及大行人諸侯得時聘天子天子自
問問以下四禮皆有所持如覲禮用璧勞
及賜車服之儀耳不用聘禮也周衰禮廢
天子使來而用聘儀待之使者不能自正
故書天王使某聘文與列國同比事觀之
自知非正公羊不議者本新周王魯義別
有在儒家之說不取王魯故傳日石尚欲
書春秋日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
脤若有聘禮石尚自可請行不待行脤明

矣經書王使來聘者七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未及來國而見執事無所譏故重戎衛而已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家父來聘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皆譏非正可知莊二十二年祭叔來聘傳曰不正外交則祭叔自來行聘非王所使也或者歸脤使士則聞問亦士不使大夫今七子皆大夫大夫來則不用問禮而又無聘禮假以聘使待之故云聘非正也

桓四年無秋冬二時

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不書冬申義曰范甯並云未詳今案僖二十八年傳云王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

也若無秋冬二時及十二月無冬必有傳明其義今并無傳則作傳時有二時及冬明矣蓋先師欲比附公羊刪削以求合耳

桓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申義曰范駁何君以天王與王舊史有詳畧夫子因而弗革謹案凡因史文者如夏五伯于陽之類也若王與天王天子其義易知故歧其文明必有意故傳曰隱無正桓無王文無天成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傳曰曰天子何也見一稱也公羊傳曰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何君說相通以見刺譏是則得書元正者雖隱無正不沒正桓無王不沒王也餘則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三月王使

毛伯及此經皆不稱天成八年稱天子不稱天王公羊與穀梁惟發一傳以例其餘待學者之比事耳不顯言者本傳但聞其有意義而無恉證故先師亦不敢說也范以出居于鄭及任叔之子家父求車等例去天之非貶稱天之非褒此三者失自顯見若錫命含葬禮有常經不去天王何以知刺傳明言桓無王今來錫命不可云天錫故去天著王仍是無王之義交無天故使榮叔毛伯竝稱王而元年書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仍稱天以明文之罪自逆祀始也春秋凡三錫命獨成稱天子傳言見一稱說具于後

莊元年

齊師遷紀郱鄑郚

傳 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郚

郚

申義曰郱鄑郚卽紀後遷之邑故國之或曰齊師遷之非紀自遷公羊以爲取邑義本相齊通范以有別國名郱鄑郚與紀俱爲齊所遷則當再書齊師又乖復見之文非也

莊三年夏五月葬桓王　傳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

申義曰此明不書葬天王而書葬王也天子尊稱非通號故不言天子嫌尙曰天王嫌。自民言之則曰王係天則非極尊故舉謚稱王足以著統其曰母之子者卽惡公

仲子僖公成風以子氏者也妾卑故取子
爲稱子亦卑也天尊故係天不申其尊王
自至尊無取天也范云衆人
稱母子詞無所施未合傳意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傳 不言滅而日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申義曰公羊以爲爲襄公諱賢襄公之復
讐此云小人者公羊賢襄公取爲魯莊不
復讐之鍼砭耳非謂紀侯不賢也齊紀俱
賢故特言大去若齊賢紀不賢自可書齊
師滅紀紀賢齊非賢宜如谿子嬰兒謹日
也然傳云齊侯小人則無賢齊之義事異
公羊而不書日月亦不惡齊云小人者對
紀賢而言非必絕齊甚于他滅可互通也

何廢疾曰春秋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於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爲大去也鄭釋曰商臣弒其君大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部以變滅言大去爲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爲罪者自多矣中義曰何論失襄之惡鄉論江六非賢皆是也鄭以何義難答猥以經傳游詞拒之何行經自不縱惡何能知穀梁傳異說乎今釋何難直以襄公非惡故變言大去若直書滅而別見紀賢則襄公爲小人不書滅明非小人也

莊年名之貴也

六 春王二月王人子突救衛 傳 王人卑者也稱

何廢疾曰稱子則非名也鄭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之今以其銜命救衞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爲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爲字誤尓申義曰傳以子突係王人之下明其非字蓋突是王子之未爵者故以子冠名若實稱字不得加王人也突既王子未爵不可稱王子突又不可云王突復不可單舉突比之王人及石尚王子瑕之例知當以貴之之故書名實微故書人也鄭以子突爲字暗同公羊之誼故何君譏其入室而操戈也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 傳 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

何廢疾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讐子反惡其晩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鄭君釋曰於讐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屢會仇讐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讐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此自正義不相反也申義曰公羊以乾時之戰不諱敗者伐敗也穀梁以為惡內者春秋經前後踊盈之法儒者所不能傳即事而論誠如鄭說范注疑傳或失之以不待貶絕為此經之義顯與傳違今所不取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傳 肆失也 眚災也

災紀也失故也爲嫌天子之葬也

申義曰公羊以爲譏始忌省謂哭辟子卯也今以爲失大災爲大赦者案上下既無水旱之文文在夫人薨葬之閒夫人薨葬皆無貶而若此肆眚之文故知大赦然後除文姜之罪若在薨前卽嫌天子赦之今在葬前是莊公欲葬母而盡恩以說國人也堯典云眚災肆赦康誥云乃惟眚災眚之爲罪名經典無異赦而後葬直書其事足明莊之念母忘讐亦足以張大法矣災紀也也古邪字弟子問赦令常事眚災亦須紀邪答云失故也言以失罪故紀之也文姜罪不可赦今肆大眚爲故失有罪故

特書之傳中也當作邪者凡有數處范不
識也之爲邪而云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
之今夫之者以文姜之故二句
文義隱羅難通經傳無此詞也
二十年春

祭叔來聘

傳

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中義日公羊無傳何君以爲天子下交小
人故不稱使今知貶外交者隱元年祭伯
來與此相比明祭以實內諸侯屢交於外
前稱祭伯知爲諸侯此稱祭叔知是大夫
也周公祭伯各從其爵祭有公有伯祭公
來是祭伯入爲公祭伯來是從其本封祭
叔者蓋未受封而先爲大夫也大夫不可
行朝禮又非受命來使不可以聘諸侯非
正之詞言之故直書來聘明無所受主識
祭伯也何癈疾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

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于此奪之何也鄭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于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是也范以叔爲祭伯之名若果襲封不得舍伯而稱名此祭叔自是以祭氏非諸侯也諸侯來不得言聘

二十年冬

赤歸于曹郭公

傳 赤蓋郭公也

中義曰公羊亦云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二字先師所爲記非經文大字也繹文本宜云郭公赤歸于曹故公羊云失趙之君穀梁云諸侯無外歸之義口相傳授知赤是郭公也若經文本有郭公二文傳不須云蓋以疑之當云郭公者何赤也何以言曹郭公云云今直問赤而不問郭公知經文本無郭公也公羊傳弟子問郭公者

何承赤蓋郭公之下乃問師言。非問經文何君誤以曹郭公爲經文穀梁經不誤也

莊二十六年夏曹殺其大夫

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

申義曰公羊以爲衆不稱名今知是無命大夫者以曹是次國羈已是命大夫今復有大夫記曰次國二卿一卿命於天子曹羈之大夫外制無命大夫公羊則以國君所命亦得爲大夫傳穀梁者。誤以大夫即羈不知二誼各異也傳云爲曹羈崇明是因羈而貴其僚友何云羈受敎平

莊二十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傳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

申義曰鄭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
前去貫與陽穀固己九合矣去貫與陽穀
非二傳之義也公羊曰遠國言江黃大國
言齊宋以為其餘莫敢不至穀梁傳同是
貫為大會穀梁言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揩
笏而朝諸侯公羊亦以為大會是陽穀亦
不可去而不數先儒以管仲不欲會江黃
遂去之以執九合鄭意數此十一是會謂柯
一二鄭三二幽卿權六貫七陽穀八首戴
九甯母十葵丘十一也兵車四會則鹹洮
牡丘淮也欲就九合則去柯與葵丘以柯
乃伯始葵丘乃伯終也鄭以貫與陽穀不
數為九合盟失之矣或者鄭本彼先儒之
言故云不去貫與陽穀傳寫誤作去若鄭
本言去此二會則當云自柯至葵丘不必
云柯之明年葵丘以前也云明年云己前

莊年平之

足明二會當去范以非杏爲一會不數柯非杏桓尙未伯桓之信自柯始雖非合諸侯而管仲功莫大焉不得以非杏伐柯也史記云齊桓公伯于鄄則亦自柯之明年始與鄭說同至論語本意自以異地爲數不取二鄄二幽與此傳十一會實無異也

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

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則非乎善之也

申義曰公羊以爲貶今云善之者比下獻戎捷稱齊侯知不爲貶使若遣人足以制戎不以侯敵戎也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不愛之者以有許男在亦猶公不敵大夫而諸侯同會盟則不嫌也公羊以爲貶者桓伐無罪之衛盡取紀邑又不能救邢

衛使狄滅之中國尚不治何暇敵戎穀梁直論本事之善惡取其攘戎狄不妨爲異也

莊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傳**內齊侯也內與同不言使也

申義曰公羊以爲威我今知內之者比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不爲威我又威我不當言侯來獻故知內之若取郜取防歸于我我亦不言使又齊侯自來當云來朝今云來獻明是使人又不言使必是內之公羊親受聖言比事屬辭知齊桓有驕矜之心書侯爲貶義不相妨

莊三十二年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何廢疾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父共淫哀姜謀殺子般而日卒何也鄭釋曰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范云案傳例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不稱弟自其常例鄭君之說甯所未詳甯中義曰牙弒子般公羊所傳穀梁未聞也此不日卒自是正卒鄭取公羊以說穀梁故與傳例異耳

閔二年

冬齊高子來盟

傳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申義曰公羊以為我無君今知然者比屈完不稱使知權在高子也君不行使乎大夫自公羊之義穀梁則內大夫可敵諸侯

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

傳 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惡公子之紿

申義曰公羊以爲大季子之獲今以爲惡公子者傳曰獲者不與之辭公羊美惡不嫌同辭又穀梁所傳季子挑戰一人紿而殺之棄師之道知以獲挐而後敗莒也

僖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傳 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

申義曰史記封禪書管仲對齊桓公曰古者封禪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禹貢荊州貢包匭菁茅左思吳都賦職貢納其包匭劉逵注云菁茅生桂陽可以縮酒給宗廟異物也管子輕重篇云江淮之間一茆三脊名曰菁茆江淮亦作江匯故

云出桂陽也括地志云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云與江淮江匯均不相合非也周書何師祭祀供蕭茅或作菁茅許氏說文曰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菁然則宗廟縮酒之茅甸師所供封禪乃用荊州菁茅耳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楚不服不得爲太平不可封祀故曰周室不祭非不祭宗廟也常祭不以楚叛而廢豈足以責之

僖九年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

何廢疾曰即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邪莊十三年柯之盟

不日爲信至此日以爲美義相反也鄭釋
日柯之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以不日
爲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
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
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申義日隱無正而
元年有正桓無王而元年二年十年十八
年有王此傳明始終之義
何君妄譏不足深答也

傳年

九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傳其君之子

云者國人
不子也
申義曰公羊以爲未踰年君見殺之通稱
不容有意例今云國人不子者未葬之稱子
自可如宋之子例之比云殺晉子奚齊今云其
君之子比之殺世子母弟目君惡之之例

知是國人不子故不稱晉子也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傳 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何廢疾曰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兢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故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

閔雨者素無志于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申義曰傳意顯於哀元年秋大雩之傳彼云古之人重請必待其時窮人力竭不雨則無及之月凡雩者非常之災也不雨則旱雨則喜而書雩凡書不雨者不爲災也鄭以常雩明此雩非傳意也何以本不雩爲難亦非也本不雩亦不過爲旱災公羊爲王者設大法故須明之穀梁但以得雨不得雨爲重無譏人君之意所以言文不閔雨但以一時歷時爲比卽閔雨如湯而致七年旱自有備不成災何須屢書雩乎人君亦不以雩爲賢也

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傳其曰諸侯散辭也

何廢疾曰案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卽散何以美之邪鄭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前固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極德衰矣葵丘之事安得以難此申義曰書諸侯本無散義穀梁直以桓爲伯而不專杞城明非桓功故爲德衰若盟葵丘會扈舉諸侯者自是聚會之文救徐會宋書諸侯大夫非此事之比也

僖十五年

秋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傳夷伯魯大夫也

申義曰公羊以爲季氏之孚今比單伯不名外異不書之事知是魯大夫也公羊別受師傳故知爲微者

僖十八年夏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傳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何癈疾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三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直也故不云及今宋人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卽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兩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詈之也則自相反矣鄭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

戰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與霸事而伐喪于禮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即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邲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邪秦晉戰于河曲不言及疾其亟戰爭舉兵故畧其先後申義日經書戰言及者十有五晉及秦于韓及邾于升陘宋及楚于泓晉及楚于城濮晉及秦于彭衙于令狐衛及齊于新築季孫行父等及齊于鞌宋及鄭于大棘晉及楚于邲鄭于鐵楚及吳于長岸齊及吳于艾陵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言及不地其餘皆與此相比此獨知是齊爲主者以上書伐齊正與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相比不與餘同彼以于伐與戰知衛爲主貶齊而稱人此雖

稱師而以戰事由宋亦知是旣客也及者
我欲之齊喪而宋欲戰其貶可知公羊伯
宋之說儒者
所不傳也

僖十八年伐衛救齊

冬邢人狄人伐衛 傳 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

所以

也

何廢疾日郎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
江矣又傳以爲江衛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
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鄭今
釋日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
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
此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狄救齊
冬邢人狄人伐衛爲救齊可知故省文耳
事同義又何異申義日何鄭皆非也文三

年冬處父伐楚救江二傳皆云伐楚以救江明兵不至江但致其意故公羊譏其爲譏何反爲兩舉乎今此上救齊下伐衛正是兩舉其事不一其義自異無爲妄說

僖十九年冬梁亡 傳 梁亡出惡正也

申義日出惡正者舊以爲因有惡政而民出亡今推無加損之意蓋如日卒正不日卒惡之惡惡言惡亡正謂正亡也既不書滅自當書亡不見梁非其正出二者之外也鄭棄其師既非師敗亦非將奔則由上棄之故如其意亦無加損也或者出當作由言由政惡而亡也

僖二十年夏五月乙巳西宮災 傳 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

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

申義曰公羊以爲小寢此此此新宮桓宮僖宮之詞知是宗廟也不比比襄楚宮者以凡書災必舉重雖門尊故並及兩觀得書若但後宮災不足記載且比宋伯姬卒不言宋宮災宜榭以樂器所臧目之今若直焚宮而不傷人則不得爲災傷人亦唯以君夫人世子大夫爲重世婦以下不書于策則災死亦不書足明重輕所在與公羊異

僖二十一年冬十有二月釋宋公

傳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何廢疾曰春秋以執之爲罪不以釋之爲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爲公會

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鄭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申義曰春秋書執而不書釋者有九晉文公執曹伯衛侯晉人執鄭伯莒子邾子晉厲公執曹伯楚人執徐子其戎曼子赤曹伯陽皆滅邾子益爲內執然惟此書釋事無可比故知釋皆不志此比楚宋平同以我在志也晉釋曹衛我亦在而不書釋故知彼與晉此不與楚也會者外爲主非以公有功明矣

僖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何廢疾曰大夫無遂事案襄十二年季孫
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
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鄭釋曰遂固
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經近上
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
聘于晉尊周不致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
往然郎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
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
嫌同詞何獨不廣之于此乎申義曰公羊
以爲公不得爲政今比成十三年公如京
師遂伐秦非眞如京不叛京師耳遂本如
晉因使過周簡略已甚亦比公于結辭要
盟言遂及齊侯宋公盟也歸父還自晉遂
奔齊亦辟于奔父之臣也季孫宿遂入鄆
亦辟宿自入鄆也凡言遂皆有所辟若無
所辟郎當爲兩使之詞鄭以本使京師言

之似非傳意信廿二年冬十有一月泓之戰申義曰麋信曰子反當爲子夷公羊云公子目夷左氏云子魚案介疋馬二目白魚一目白鵩說文解字目部云眅多白眼也子魚益多白眼故名魚字子眅作反省文耳夷魚益一聲之轉或者目傷多白眼也泓之戰

傳司馬子反

傳則眾敗而身傷馬七月而死

何廢疾日卽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成十六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六年傳日不言師君重於師也卽成十六年是廿二年虛言也卽廿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鄭

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
也此言君之目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爲敗
矣今宋襄公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害
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
衆敗身傷焉者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
申義曰傳言七月而死則重于楚子而鄭
云事無所害似失之矣本書曰宋師敗者
以公棄師致敗也楚子直身敗師未敗但
以君重於師而云敗續
故專以楚子爲重耳

僖廿二年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傳 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敎民戰則是棄其師也何廢疾曰所謂敎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於泓者守

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
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
有守正以敗而惡之也公羊以爲不書葬
爲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
尊周室之美志鄭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
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
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
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
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霸主之功徒言
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
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申義
曰何君以公羊之說譏穀梁此責越人以
章甫也鄭君又以穀梁爲長亦未足以荅
公羊之難　穀梁經國君日卒而不書葬
者宿男陳躍衛朔邾瑣晉詭諸鄭接晦費
滕子邾瞯蘧蒢晉黑臀衛鄭齊潘陳朔宋

禦說及茲父凡十七君其楚審昭旅居軫
五君自以夷狄不葬餘十六君皆不發傳
明俱以惡及不正或徹國不葬耳獨茲父
稱伯而無惡故先師疑之推其意卽以泓
戰貶耳公羊推襄公比文王其義宏深非
儒者所及鄭但當荅傳比事之義不宜申
穀梁左氏世
俗之說也

僖廿二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僖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文十有二年春杞伯來朝

襄廿九年杞子來盟

申義曰杞自莊二十七年來朝稱伯後皆
稱伯獨僖廿三年稱子以卒葢稱子廿年
至文十二年乃復稱伯杞二王後本公爵
公羊以爲黜杞故宋新周杞伯子男一等爵

見二稱以明非本爵乃王者絀之耳穀梁儒者雖傳有故宋之說必不敢傳託王之義范氏乃云時王所黜且周自遷洛令行畿內名一衛侯而不能致何緣自黜杞陟以也黜爵進爵事久不行衙杜氏之謬說誣先師之傳習甚無謂也此稱子者公羊以爲爲徐莒所脅微弱故從微國月卒不名穀梁無傳則自比狄道不從名若滕侯秦伯之例也後來朝亦稱子亦無傳則杞自降爲子後復爲伯名從主人無闕義例耳

僖卅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傳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

申義曰後文十年夏秦伐晉亦狄之故云自殺始云亂子女之教者子女當作父子謂百里蹇叔父諫而子將父不能止相行子亦不用父命也無男女之別者葢傳三帥之還由夫人請於朝女與國事是無別也舊以為帥行無禮傳無其文且秦師果淫掠不空自殺始或者殺大敗死傷多以窮婦配兵士如何踐之令皆無文以明之然入滑縱掠當書秦人滅今無狄文則為狄入自與晉戰始故後再題以顯之

文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傳

其日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已早而含已晚

何廢疾曰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最晚矣何以言來鄭釋

曰秦自敗於殽之後與晉爲讐兵無休時乃加免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其晚申義曰鄭君誂言以拒難非傳意也禮經君於士喪使人弔大小斂使人禭旣祖奠使人賵柩至邦門使人賵凡五使矣天子於諸矦雖道遠未必五使要之始赴遣一使禭弔將葬遣一使賵贈相距數月不可兼之以禮文之用貴周也周襃禮廢故襍記遂有含禭賵臨同日畢事之文夫方合旋賵情禮顛沛知禮者所不許經見一讖先責天王王固禮之所出也秦在夷狄六年始禭讖文自明何爲原情恕之又含當入口禭當附身矦服去王讖五百里外必不虛加含禭之使歸含已非禮意矣況方含即賵奪主人之哀節越喪禮之大序比方言之爲當含邪則賵已早爲當賵邪

則合已晚譬之行冠禮而乃縣弧始
納采而已親迎之此之不議何貴言禮

文殺

六年冬十月晉其大夫陽處父 傳 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

申義曰仁者當時無才能之名也論語曰仁而不佞以仁為訴病非經典所云仁也宣九年傳泄冶曰使仁人聞之則猶可使國人聞之則不可泄治非自謂仁人正自謂國人耳猶言不肅人聞之猶可國士闢之不可也

同傳

上 傳 故士造辟而言

文叔

申義曰王引之說造辟即造郯今促郯字也辟郯形近而誤

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孫得臣敗狄於鹹 傳 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

申義曰不重創云云左氏以爲宋襄公之論穀梁前譏其何以爲人而此又引之者長狄一人入魯曾聚衆僅乃勝之故必攢刃於一人損威莫大不書獲不使衆敵一人之辭也不重傷者不以二人敵一人非已射而不可斷首之謂不禽二毛不以壯敵老亦非方叔不敵太公之謂皆恥其陵弱暴寡耳若勇力兼常自可結陳靜待之無取挑戰徒傷軍略左氏誤解重傷而云傷未及死如何傷勿重襄公雖愚未至若此

宣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傳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申義曰經書獲者敗莒師獲莒挐侵蔡獲蔡公子燮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獲陳夏菑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及此凡五獲侵蔡以病公子獲挐以惡季友餘三獲皆不與之詞以比韓之戰獲晉侯師不言敗知凡言敗言獲皆師救其將將不易獲也莒挐內獲而以先敗後獲爲難詞有優外之文故知惡季友也何廢疾曰書獲皆生獲也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鄭釋曰將師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敗不敵耳華元有賢行得眾如是雖師敗獲勝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而書敗獲非變文如何是鄭亦據韓爲說也

宣六年夏六月仲遂卒于垂

傳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爲

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
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
申義曰公羊以爲爲弑子赤貶之去公子
此知疏之者比公子翬貶不書卒此亦不
書而以譏宣宜書若書遂卒嫌與婼去叔
孫意如去季孫同爲君臣之詞承上公子
而挈之耳改書仲遂則意義自明信十六
年公子季友卒傳云大夫不稱公子公孫
疏之也不從貶絕而
但疏之自是譏宣矣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上經書三月庚戌天王崩傳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

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

僖廿五年夏

宋殺其大夫

傳 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文七年夏

宋人殺其大夫

傳 稱人以殺誅有罪也

文八年冬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傳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文八年冬

宋司城來奔

傳 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僖廿五年在宋公茲父大祥之內文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至八年冬亦在大祥之內

文十五年春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傳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上十四年秋宋子哀來奔傳曰其曰子哀失之也十六年冬宋人弑其君杵臼

莊九年春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　傳　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上年冬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此年春齊人殺無知

文七年秋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承晉侯讙卒小祥之月　傳　其曰諸侯略之也

宣十年夏　齊崔氏出奔衛　傳　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上經書

己巳齊侯元卒

申義日經於王朝列國大夫不稱名字者
凡十一條尹氏武氏子崔氏皆書氏宋司
馬司城司馬華孫皆書官華孫之稱同於
高子女叔而特發以官稱之傳齊宋晉曹
皆直書大夫雖曹大夫發曹無大夫之傳
明其獨異此所列十條武氏子傳云孤未
爵宋司馬司城司馬華孫齊大夫皆曰無
君尹氏不書其故崔氏云舉族出之宋大
夫云在祖位尊之晉大夫不言其故傳說
既異注家立殊今推尊經文傳意當合一
例皆嗣君未畢喪未爵而命大夫同爲無
君之詞也諸稱氏稱官稱大夫皆在其君
喪大祥之內四發無君之傳鄭以爲無君
德非也鄭既知文七年宋殺其大夫爲無

嗣君同一無君而作二解春秋失德之君
至眾何獨於宋而責君德傳於宋殺大夫
云以在祖位尊之此卽孔父不稱名或說
為宋諱乃別傳之異義耳公羊有譏世卿
之義故尹氏不名穀梁不譏世卿尹氏何
以無說知同下武氏子為未爵也未爵無
君二義不異晉大夫不名而傳曰稱諸侯
略之諸侯無罪何為見略故知晉大夫與
齊大夫不異亦是公不及大夫以無君而
有大夫識諸侯不宜會之故略之也惟華
孫既稱姓字則不當書官而云司馬華孫
者并本大大特司馬非君所命故譏而書
宮不去其姓字也華孫之來宋人無喪而
云無君者上年秋宋子哀來奔宋子是嗣
君之稱下年又書宋叔其君則宋亂可知
疑亦喪君而經文闕故子哀云無闕也或

者華孫二字後人依公左二經加之穀梁
本經無華孫不然傳不得直云官稱而已
列國君堯而有大夫者鄭祭仲蔡季晉郤
欽郤欒荀偃韓起荀吳荀躒衞世叔儀石
曼姑陳干徵師齊國書宋華元皆在三年
之內不官卑是先君命大夫也此十人未
罪喪而孤命之改父之臣故書官書氏也
殺梁屬詞比事不據史文凡此未爵無君
之義受之先聖但公羊口傳有自知爲
識世卿娶內娶穀梁無此義耳今總列以
見義仍分譏廢疾於後庶使傳義大明云
其一曰傳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曰不
稱名姓以在祖位尊之何廢疾曰曹殺其
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爲祖乎鄭釋
曰宋之大夫盡名姓禮公族有罪刑於甸
師氏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

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今骨肉在
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隲
據孔父傳或說隱謂此傳也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
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佌大設罪言梏祖衛繹
大夫乃書名之同於異姓所以然者以此親祖故也曹殺其大夫自
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詞同事異者
甚多隱去卽位以見讓莊去卽位為繼弒
是復可以此例非之乎申義曰鄭以孔父
比諸大夫皆為孔祖以曲中或說非也禮
不逮事父則不諱王父孔子當襄公時去
僭五世何至以私諱疑誤後學又況舍故
諱新臨文不諱本無諱禮也或說失之
其二曰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
城來奔傳云以官稱無君之辭也文七年
宋人殺其大夫傳不言不稱名姓蓋以下
經明之三文俱承宋公王臣卒之下與盟

於暨之事相比彼以無君不名知此亦無
君也武氏子稱氏者不可云周大夫故也
何廢疾曰近上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
其大夫不言官今此任三年中言官義相
違鄭釋曰七年殺其大夫此賈無君也今
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司馬司城君之
爪身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
道之甚故稱官以見輕慢也傳例稱人以
殺二有罪也此上下俱失之中義曰鄭君
以已意答難非傳意也傳總言無君而說
傳者分爲二義此書官者若言宋人殺其
大夫宋大夫來奔卽不詞矣故與例其官
卽如何君難宋三世無大夫事同一律而
前不官舉後與二官崔前大夫無官邪
其三曰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傳曰舉族
而出之何廢疾曰氏者譏世卿也卽稱氏

爲舉族而出尹氏卒甯可復以爲舉族死乎鄭釋曰舉族死是何妖問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詞耆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衞若其舉族畫去爾申義曰鄭君以公羊世卿解穀梁可謂操戈而誤人室也穀梁本無譏世卿之意齊高國魯三家晉欒郤趙魏諸族宋華衞孫皆世卿其來奔奔他國初不書氏何爲獨惡崔氏乎尹氏武氏承天子崩之下此崔氏亦承齊族卒之下彼未爵而命之此未爵而逐父之臣二事雖異其改父之臣同也穀梁特嚴父卒孤未爵之文以教孝也其或書大夫或書氏或書官者屬詞之體耳假令書宋人殺其大夫宋大夫來奔二大夫相承則

不詞故必加司馬司城二官也假令書周大夫卒天王使大夫來求傳則天子之大夫尊於諸侯不可言大夫尤不可言周大夫故必書尹氏武氏也假令書宋大夫來盟齊大夫出奔衞則似大夫盡來大奔故必云司馬崔氏也其宋殺大夫齊大夫盟暨晉大夫盟匽文無所嫌故直云大夫也曹無大夫自與此異故亦可不書官氏也其餘諸侯之大夫承上而略之亦不嫌與未爵書大夫相同也

文六

十年夏成周宣灾

傳

周灾不志也

巾義日亦云周灾志也定本作不志也也讀若邪弟子問詞也周灾惟此一書疑周同外灾不志故問之本志周灾直云成周灾可矣宋焚公宮而不地何言宣謝故疑

周灾不志而云宣謝爲異也謝今作榭非
謝序也孟子日序者射也謝序豫射音皆
近鄉射記日序則物當楝堂則物當楣鄉
射經日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謝對堂
言之鄭云凡屋無室日榭序無室可以深
介疋日東西樀謂之序又日無室日榭榭
即序以無室得專名序則凡有室無室皆
有此名蒸先有序名後以無室者爲序之
制而改名射因加言旁耳介疋又云臺有
木者爲榭則無射義直取射聲故說文無
榭

成二年秋七月爰婁之盟
傳
蕭同姪子之母
申義日公羊作蕭同姪子何云蕭同國名
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於齊生頃公

范注蕭國同姓姪子字也楚人滅蕭其母
更嫁齊生頃公范說荅本舊師說非也蕭
同附庸之國蕭之同邑也蕭同姪子乃齊
頃公妹嫁於蕭同爲媵史記正義索隱皆
引世本云蕭氏子姓故稱姪子也姪子母
郎頃公之母頃公妾子故同母女弟爲媵
云姪子母者誰其賤也若如何說未聞稱
人之母而本其所生故知當作姪子之母
公羊傳蕭同姪子踊於梏而竊客此頃公
之妹所爲郤克欲以姪子之母爲質者故
以難齊耳又姪子已嫁於蕭同不得向齊
索之爲質後傳涉上文而脫之母二字耳
左氏作同叔
尤爲不詞

成六年春二月辛巳立武宮

中義曰范注舊說武公之廟毀已久矣禮記明堂位曰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則不毀也今案武公隱之曾祖諸侯五廟祭四世則當莊公時已祧及武明堂位云魯君臣未嘗相殺必在惠公前作疑武公當宣王時有匡王室之功賜謚曰武而許其不毀故記明堂者比之世室至成九世而復立別宮以祀之者蓋莊僖時未用世室之制而依親祧之至成時乃追先議而定爲世室非作記時已立武宮也必知作記在隱桓前者以云未殺君非可虛言若在慶父仲遂之後自可不論及此無容明知而自發其覆其所云武宮比世室必自其議而未立耳

成六年春

取鄟

傳

鄟國也

申義曰經書內取而無伐文者成二年取汶陽田襄十三年夏取邿。昭四年九月取繒三十二年取闞皆不云國名又宣九年秋取根牟。亦無傳汶陽闞內邑不疑繒國亦明根牟承上齊侯伐萊之下蓋萊邑也邿承上季孫宿救郁入鄆之下蓋邿邑也此經上無其比故知爲國卽入極入杞之比耳公羊以爲邾婁邑不繫邾婁諱亟也以上與邾婁子爲蟲牢盟歸未三月而取其邑故使若他國然穀梁無此諱義故特發鄆國之傳師授不同致有異說耳

成年

八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傳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申義曰公羊以爲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
餘皆通何注以天王天子王相通以見刺
譏今此云見一稱者傳未顯言何注公羊
以王爲號天子爲爵以成幼君當如父致
子不當遠錫命恐非穀梁之義欲見天王
可稱天子亦不必於經見之假令經不書
天子豈遂疑王非天子乎穀梁凡錫命皆
譏桓自無王文自無天不稱天王未見譏
王之意惟成錫命內無譏正可見譏王之
意故改稱天子一稱見譏錫命也錫命當
譏者王者天下所歸往若人不服當文綏
之武威之何得降尊就卑反以命就賜之
乎強臣雖無王然欲得王命以自重以欺
天下故海外及牧藩明知王力不能討王
命不足榮而終以王命爲重也天予與諸
侯同是爵故以譏天王不爲人所歸而惟

建空名自周以降凡以九錫王封授强臣乃至如明季封孫可望皆以爲不錫命不能禁其不自帝也亦未知馭臣者矣

成九年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傳

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也賢伯姬也

申義曰何注公羊以爲禮有致女今云不正者禮經無明文各以意言以不稱使故知不正也

成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傳

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

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申義曰公羊以爲自其私土而出令知識下者穀梁無新周之義周公天子之相假令自私土而出猶京師寰內也君相失道各一見以譏之

成十有四年冬秦伯卒

申義曰當云秦伯[]卒據世本桓公名和秦伯不名卽當有傳今無傳又無注知脫落在范氏之後釋文不言與左氏異則脫落又在陸氏之前也公羊亦無名亦脫也皆以何范不注知之

成十有五年春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傳 此公孫也其曰仲何

也子由父疏之也

申義曰下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於貍軫此文不當云仲嬰齊卒以仲作齊卽公孫嬰齊一人不得二卒也公羊嬰二卒故弟子問云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言嬰齊已於十五年三月乙巳卒也傳乃答以待君命然後卒明前是實卒後乃發喪耳下十二月丁巳朔十一月惟有王辰壬寅壬子公羊作壬申誤也何云王申非十一月以解非此月日亦誤具在公羊殘穀梁經文必不宜同公羊若同公羊有二卒文乃是大疑必當有傳且弟子何由知公孫嬰齊卽仲嬰齊乎此當云仲嬰齊出奔晉後人以公羊左氏二經改之左氏以爲二人故可二卒穀梁不然也

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傳 日事遇晦曰晦

申義曰公羊云晦者何冥也穀梁以爲晦日者二家歷不同公羊以己卯晦爲晦冥而此推得甲午爲晦日以戰事不必關天之冥晦比泫戰書朔例耳

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傳 用者不宜用也

申義曰公羊義同而引或說用然後郊於文用用從卜中卜從然後郊郊之常也卜不從不郊其變也穀梁凡用皆不宜用無取卜中

襄九年春宋灾

傳 外灾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

申義曰公羊作宋火此云宋災以外災不
志無須分大災小火也故宋者公羊王魯
之義穀梁不傳而聞有故宋之說故桓二
年云孔子故宋而此直云故宋謂親宋也
孔子修春秋為百王法以私親故宋者宋
本王者之後周室所敬乃得異於餘國或
說專以孔子宋人而親宋假使孔
子吳人楚人亦親吳楚乎必不然

襄十年祖之
會公至自會

傳沒鄭伯

申義曰范云汲猶引也王引之曰汲當作
沒讀若不沒其身之沒沒鄭伯卒鄭伯也
引之改字是而義非也沒者深沒其文
沒鄭伯者沒不見其弑使若正卒然

襄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傳古者天子六師

諸侯一軍

申義曰一軍當作二軍公羊云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諸侯不備中等也卿爲單將二卿上則二下二軍周官曰軍將皆命卿下經舍中軍貴復正軍知此作三軍惟增一軍不經得云諸侯一軍舍一軍猶有二軍尤不得言復正也周官言大國三軍葢二王後也周官上公之禮與諸侯絕異上公惟宋耳

襄十九年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傳

爲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

申義曰聘禮經曰未入境壹肄爲帷壝畫階朝服介皆與此墠帷者以還師使若受

命而還又使介先歸請命乃敢入也

襄二十七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專出奔晉

傳專之去合乎春秋

何廢疾曰甯喜本弒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鄭釋曰甯喜雖弒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由甯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於已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爲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爲三仁專之去其心若此合於春秋不亦宜乎申義曰凡衛鄭釋何皆取偏詞

此傳云專喜之徒也是亦弒君者也喜不賢明矣賴一去合春秋故得稱弟穀梁義凡稱弟皆貴之此貴專有信而遺利耳公羊義惡剽惡喜惡獻公惡專穀梁亦然特許專能去開改過之路全兄弟之仁身不被禍兄不傷恩非貴專也貴其去也何以專不宜絕兄則傳言惡獻有明文獻惡而必從之黨惡以圖利貴友以求容烏乎可

襄廿七年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 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

申義曰公羊以再出豹為殆諸侯令云恭者經書內大夫去氏者無侅翬俠柔溺先氏後挈者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叔

孫僑如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晉人執季孫意如意如至自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婼至自晉無氏皆爲貶與未命先氏後孥皆爲恭此豹與大夫盟非有君夫人臨之而亦孥欲明大夫皆恭也公羊以爲殆者衛矦已無信石惡又甯喜之黨故以明擇交遠小人之義穀梁直比諸內大夫孥者爲恭而說故不同也

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殺其君固　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何廢疾曰蔡世子班弑其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弑其君何以反書日邪鄭釋曰商臣弑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弑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

責然公羊有若不疾乃疾之推以况此則無怪然徐乾曰凡中國君正卒皆書日夷狄君卒皆不日夷狄弑君而日者閔其爲惡之甚中國君卒例不以弑與不弑也至於卒而不日乃與夷狄同例申義曰凡變書皆有意義鄭答是也公羊義正與同中國君弑日者衛完宋與夷宋接齊諸兒晉夷皋鄭夷陳平國晉州蒲齊光衛剽蔡申十一君不日者晉卓齊舍宋杵臼齊茶五君夷狄不日者莒庶其吳餘祭莒密州楚虔吳僚五君不月者薛比一君世子者楚商臣日嫌夷狄不責之許止日嫌實弑弑也中國不日爲不成君蔡固不日事無所比故云夷之也

襄卅年冬澶淵之會

傳無侵伐八年之善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申義曰楚不與此盟而云屈建力者代功曰屈建始會于宋趙武終會澶淵以卹宋故要言之昭四年會申楚始復稱兵自二十七年溴梁之會盟宋至昭三年凡八年

昭十一年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子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傳 此子也其日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也

何廢疾曰郎不與楚殺當貶楚爾何故反貶蔡稱世子耶鄭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稱師固已貶矣楚子虔思啟封疆而貪蔡誘殺蔡侯班冬而滅蔡殺友惡其淫放其志殺蔡君以取其國故變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終申義曰公羊以爲不君靈

公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也今云惡楚子者經書誅君之子為君者多矣事無可比故知惡楚也公羊以班殺父為中國僅一見之事故特變其文以重父子之義穀梁重夷狄之防不妨為異也

昭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申義曰公羊以為伯于陽者公子陽生之誤今傳不言者以納蒯聵於戚比之陽者北燕之邑也納者君者楚納頓子及此皆不名而傳獨問燕伯不名何也以楚夷狄齊中國故問之公羊以伯款出奔齊與蒯聵犯父命不同不當云于陽又頓子不書出奔微國出入不兩見故引孔子言正其誤公子陽生北燕公子非齊公子也穀梁不

受微言直以事比故文岐異也

昭十二年冬晉伐鮮虞

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何廢疾曰春秋多與夷狄並伐何以不狄也鄭曰晉不見因會以殺諸侯謂上年會厥慭而伐同姓貶之不可也狄之太重晉爲厥慭之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能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焉范曰鄭君之說是依左氏申義曰上書楚子伐徐不狄楚而此狄晉故鄭疑其太重乃以救蔡解之今檢經書中國從夷國舉者成三年鄭伐許及此而已鄭之爲國力

屈於夷其年諸侯方連兵伐鄭故去疾初伐許不夷狄之至冬再伐而後狄之惡其悚楚而強也晉爲盟玉於楚侵中國常出兵爭戰救之縱令力屈不能舉兵何乃出師以伐他國而不敢敵楚是授楚以柄畏中國之威成夷狄之勢莫大於此故於此狄晉以一見其義是穀梁謹夷夏責伯主愼兵威明機權儒者之宏義也何君之言公羊意亦如此但以與夷狄交伐之文爲非是何之不審也今以夷狄中國一年內舉兵沓條列而論之

一事日莊十年秋九月荊敗蔡師於莘冬十月齊師滅譚桓公初入未爲伯故不狄之然譚子失國不名則亦惡齊

二事曰莊廿八年秋荊伐鄭公會
齊人宋人救鄭傳曰善救鄭也
三事曰莊卅二年冬狄伐邢至
閔元年春齊人救邢善救邢也
四事曰閔二年十二月狄入衞僖元年齊
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傳曰言次非
救而曰救遂
齊侯之意也
五事曰僖元年秋楚人伐鄭九月公敗邾
師於偃邾來伐我非起兵伐邾故無譏也
六事曰僖三年冬楚人伐鄭四年春公會
諸侯侵蔡遂伐楚以桓公爲知所侵也
七事曰僖五年秋楚人滅弦六年夏公會
諸侯伐鄭圍新城傳曰伐國言圍邑著鄭
伯之罪也秋楚人圍許
諸侯遂救許善救許也

八事曰僖十年春狄滅溫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九事曰僖十五年春楚人伐徐諸侯之大夫帥師救徐傳曰善救徐也其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益楚與國故書月以謹之亦善之也

十事曰僖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傳曰伐衛所以救齊功近而德遠故進狄稱人

十一事曰僖二十一年春狄侵衛秋楚子執宋公伐宋冬公伐邾楚人來獻捷十二月公會諸侯釋宋公傳曰不與楚專釋也明識公黨於楚交伐中國但魯非伯主恕其力不敵識楚而已

十二事曰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宋楚戰於泫明年春齊侯伐宋圍閔傳曰伐國而言

圍邑不正其
惡報惡也
十三事曰僖二十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
取穀公至自伐齊傳曰惡事致危之也
十四事曰僖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
鄭伯許男圍宋傳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
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何廢疾曰哀
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
不以此故也鄭釋曰時晉文爲賢伯故譏
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
又何據而當貶之耶鄭以晉文已伯未也
文明年始伯此以公方信楚人楚子以人
諸侯卑諸侯所以卑公不於乞師以楚師
卑公者去公則嫌公子遂會楚伐齊故於
此人諸侯以見義耳傳義譏內不譏外也
十五事曰僖三十三年春秦人入滑夏四

月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傳曰狄秦也其
夏狄侵齊公伐邾取訾樓魯非伯主齊又
大國不假魯救故不譏伐邾也
十六事曰文三年秋楚人圍江冬晉陽處
父帥師伐楚救江傳曰伐楚所以救江也
明年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秦楚與國也
十七事曰文七年夏狄侵我西鄙
冬徐伐莒曰徐夷狄復國稱之
十八事曰文九年春楚人伐鄭公子遂會
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明亦以救爲善
十九事曰文十年春秦伐晉秦本夷狄今
復國舉比年秦狄楚交侵中國十二年楚
人圍巢冬十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於河
曲傳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
晉雖自救然當先服楚故略之也
二十事曰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

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傳曰善救陳也宋公
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於棐林伐鄭傳曰
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
日師何也以其大之也於棐林地而後伐
疑詞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冬晉趙穿
帥師侵崇崇疑楚與國也晉人宋人伐鄭
傳曰伐鄭所以救宋也稱之尤詳而不殺
葢是時楚鄭既合盾有存中國之功也明
年春秦師伐晉秦自殺始爲狄貶文自明
是年夏晉宋衛陳復侵鄭鄭已合於楚非
中國也
二十一事曰宣三年春楚子伐陸渾戎夏
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不譏
者非伯國異於齊晉又異於魯有內辭故
怨之也
二十二事曰宣五年冬楚人伐鄭六年春

晉趙盾衞孫免侵陳傳曰不言帥帥不正
其敗前事前事郤棐林救鄭之事也
二十三事日宣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秦
夷狄也
廿四事日宣八年冬楚師伐陳九年秋九
月晉荀林父伐陳陳已服於楚也冬楚子
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蓋亦善之十一年
楚子入陳十二年春圍鄭夏六月有邲之
戰傳曰日其事敗也言書日謹之亦惜之
也是年冬楚子滅蕭宋師伐陳衞人救陳
宋衞反覆於楚不足深責故無譏文也
廿五事日宣十四年秋楚子圍宋十五年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傳曰夷狄不
日其曰潞子嬰兒賢也潞子何賢王以晉
不伐楚而滅潞潞雖夷狄猶奪晉而與潞
耳

廿六事曰成二年冬楚鄭侵衛三年春公
會諸侯伐鄭鄭已服楚故冬伐許狄鄭鄭
廿七事曰成六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
鄭冬晉欒書帥師救鄭亦善之也七年嬰
齊伐鄭公會諸侯救鄭亦善之也吳入州
來以伐鄭中國復狄之不稱人之也
廿八事曰成九年冬楚嬰齊伐莒楚人入
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秦鄭皆一狄
之不復狄也明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帥
侵鄭穀梁義凡稱弟皆賢之之貴之此稱弟
是賢其伐鄭也至襄元年鄭與楚伐宋皆
不狄鄭從一讖也
廿九事曰襄五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諸侯救陳傳曰善救陳也
三十事曰襄九年冬楚子伐鄭十年春祖
之會夏五月甲午遂滅傅陽傳曰遂直遂

也不以中國從夷狄也公至自會傳曰會
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存中國也會
吳多矣不嫌從夷狄今云云者議諸侯不
救鄭而與師滅傳陽故使若因會而滅傳
陽非起兵特往又與公於滅傳陽而以會
致以深掩覆不能救鄭之恥而存中國也
是夏楚鄭再伐宋秋諸侯伐鄭楚救鄭公
乃以伐鄭致前城虎牢不云鄭而此年戍
鄭虎牢傳曰決鄭乎虎牢決別也狄鄭也
是其義明矣范注云五年會於戚十四年
會向不殊吳今以吳復夷狄而外之非傳
意也傳意異其會以外之以殺中國不能
敵楚之恥耳明年秋楚子鄭伯伐宋諸侯
伐鄭而得鄭矣
卅一年事曰襄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
宋明年夏取鄀內取邑不繫國者亦諱而

沒之十八年冬楚公子午帥師伐鄭明年
春取邾田自漷水傳曰不日惡盟也亦譏
內也昭四年秋七月楚子及諸侯伐吳遂
滅厲九月取鄫亦譏內也滅厲不譏中國
從夷狄者以遂爲繼事之文使若夷狄相
滅也
卅二事日定五年秋楚人圍蔡晉士鞅衛
孔圉帥師伐鮮虞正與此伐鮮虞同彼不
譏與夷狄交者下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
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已褒吳子信中國
攘夷狄進吳爲伯故略不責晉也
卅三事日定十五年春二月辛丑楚子滅
胡夏鄭罕達伐宋不譏者同於宋圍曹衛
救陳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
譏者亦同鄭宋諸國力屈服楚傳不譏也
哀九年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亦其類

也

卅四事曰哀十年春公會吳伐齊五月公至自伐齊惡事不致以狄吳則譏文自明致公以危之也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則從惡事不致之例亦從一譏也

卅五事曰哀十三年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秋晉魏多帥師侵衞公羊作魏多爲譏二名穀梁無譏二名之說魏曼多變稱魏多必是譏其伐中國也不狄之者晉人微故稱國爲狄大夫而稱國嫌是微者又不可去氏故去名之一字譏文自繼傳不言者未受之師今穀梁經作魏曼多後依左氏加曼字耳當從公羊而與夷狄交伐中國爲說也

總此三十五事觀之何君所駁了無所據鄭君所答實亦未盡穀梁之義豈云短乎

楚伐徐徐非中國而傳云與夷狄交伐中國者晉不攘楚是與夷狄交也又伐鮮虞是伐中國也責伯主之詞深狄晉非重當夷狄交侵中國尤宜輯睦不然皆入狄矣

昭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曰善是盟也申義曰公羊以爲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盟今云譏公者比諸盟稱同者皆大其同盟若不恥不與何爲言同故知譏公下書公至自會亦危之喜之耳公羊以諸侯不乘此討楚爲失機而墮義穀梁度勢不責討楚故以陳蔡得歸爲善一張王者之法一論常時事責故不同也

傳

昭十七年冬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傳** 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於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中義曰若不進楚子當云楚人敗吳於長岸如於越敗吳於檇李也然與中國敗夷狄同文其進不顯故變文起之公羊以爲俱無勝負今知吳敗者以晉人秦人戰於河曲乃無勝負彼以敗晉略不言及今兩狄亦可作戰於長岸之文不必言及而言及吳戰於長岸下當有吳師敗績之文而進楚狄吳故去吳敗爲特異之文也

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傳** 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爲四國災也

中義曰也字俱讀爲邪言人豈能同日爲
四國夾卯明天定非人所知也傳也邪同用
者定四年劉卷卒云賢之也定十三年趙
鞅歸於晉傳云則是大利也也亦讀爲邪

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傳周有入無出也

中義曰傳凡言入者皆內不受今云有入
者天王自狄泉歸成周若言歸於成周不
見定亂之文比傳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
鄭言出不言入是王失天下今言入不言
出是王安得天
下故其詞異

定元年秋九月大雩

傳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

中義曰山海經大荒東經云大荒東北隅
中有山名曰凶犂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

尢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楚詞天問應龍何畫河海何歷王逸曰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導水徑所當決者因而治之應龍人名故能殺蚩尢夸父佐禹平水廣雅以有翼曰應龍又龍之名也爲狀者今畫象塑象之類非必爲土龍也應龍葢爵爲上公或者祀以上公之禮故謂之曰應上公今值雷雨有鷹形之物誤入人家不得卽上乃廣雅所謂鷹龍應鷹字通俗以應龍爲霤公也

定元年秋立煬宮

申義曰魯祀周公爲太廟伯禽爲世室又立武宮配之則始封及有功之君皆崇祀

矣故立煬宮煬公伯禽子考公酋之弟名熙考公無子魯君皆煬公之後也史記曰煬公築茅闕門六年卒世本曰煬公徙魯宋忠曰今魯國是煬公為魯遷祖故立之左氏以季平子禱煬公而立之亦以煬始遷而禱之也

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傳

納者內弗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鄭曰此疑釋褒疾之文無何譏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輒距蒯聵二傳無異詞江

然范甯乃爲異論，自是父子之論起矣。然二傳俱以父與王父爲比，故啟俗疑論。凡傳言王父云者，特就俗父子之說駁之，以俗人難悟，姑以求勝。其實不必奉王父以敵父也。令申其義曰：論語冉有問子貢：夫子爲衛君乎？子貢以伯夷叔齊爲問，而曰：何夫子不爲也。若非春秋許輒拒父，二賢何爲此問？春秋既許拒父，孔子復不爲輒者。春秋大法也，求仁得仁，人情也，以事論之。于既見遂父喪不赴，鄉大夫奉輒而立之。本不定計及蒯聵也。輒既先立爲嗣，而不辭，不容待王父死而始憶有父也。輒既不能辭於先立之時，待王父死而以位讓父，是以位爲利而私以與父，既欺王父而又以利餌父，尤非義也。輒既不可告喪於蒯聵，何由奔喪？假令單車奔赴，猶不可。

納況以他國之兵入乎兵入境則發兵拒之不待再計也經書納蒯聵於戚與鄭伯突入於櫟同文皆不言入其國而入其外邑是叛蔡之詞也國君一體不得全論父子子弑父亡舉父為重而經云弑其君父殺子亡無大其而書某侯殺其世子重於殺大夫凡以體國也蒯聵聞父喪若單車奔赴輒亦末必拒之迎養宮中此其亡也今乃哀父之情亡奪國之情急外挾強兵內據城邑有滅衛之勢焉輒受命而為君聞有外兵何容不守若開闕延敵釋殯出奔社稷不守晉兵必入蒯聵於輒豈有父恩國滅身亡在此一舉故經書趙軼帥師明輒所拒者趙軼也納於戚奪蒯聵於衛也書世子臨之以君父明非輒之父也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先國夏

明非子圍父而鄉圍宜助衛惡蔽聵也傳
日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言衛戚則
靈公之戚世子安得據之故絕其人倫而
全為邦人也蔽聵據戚伺隙而逞戚一日
不克衛一日不安不惟當拒之又必圍之
圍之而克逐晉兵迎世子尊養之而不及
政以報私恩耳不幸而世子死於兵刃輒
唯發喪成服而不可僻殺父之人以父受
誅故也然子視父死心必不忍故本推輒
之義立先不立也輒始立時未必知父當
稱兵父廢子立今古之常故聖人不深責
也今既立矣外兵奄至蔽聵既不有單車
而入輒復不可單車而出衛與戚不兩立
也若責輒拒父郎教輒棄國且容蔽聵叛
父而僻宗國不可之甚作史者容知有子
南可立作春秋惟見衛有嗣君輒去則蔽

聵入蒯聵入則亂臣賊子得志於諸人何
利乎故春秋深沒輒之文使若非蒯聵之
子然毋有子貢因疑夫子爲衞君也以情
論之守禦稍定輒當告於殯謀於廟選親
賢而義之已則去之至餓死而不怨以全
父子之恩此大賢之事也伯夷叔齊不辭
於先而辭於父死後不爲彰父之過輒何
必懼衞無君代父而立故以之比也經惟
書事既不見衞侯輒之文則惟有蒯聵叛
父而初無輒拒父拒父之說晉人蒯聵之
流言耳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不
知忽已先立而突爭之故明忽爲世子楚
世子商臣蔡世子有亦當立乎熙又曰齊
景公廢世子陽生還國書纂經初無世子
陽生之文何云景公世子乎熙云靈公不
命輒以傳從王父之言爲失傳云尊王父

者明也子叛父非輒拒父假使靈公不命輒則衛人拒蒯聵尤非輒之過也使輒合衆以拒晉兵亦有安社稷之功可立也穀梁儒生而能傳此大義故可爲經訓耳如小儒之見以國授晉且登叛人矣

哀五年秋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殺其君荼

傳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正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於荼也何廢疾曰鄭不使陽生以荼爲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於荼齊小白又不取國於子糾無乃近不自相反乎鄭釋曰陽生簒國故不言公子不自

使君荼謂使陳乞殺君爾荼與小白其事
相似荼弒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弒雖然俱
篡國而受國焉爾傳曰小白入於齊惡之
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於荼也義適互
相足又何自反乎于糾宜立而小白篡之
非受國於于糾則將誰乎申義曰公羊以
齊陽生爲當國以其詐諸大夫於陳乞家
同於牧亂械成也何以難轂梁不君荼若
不君荼當加楚公子棄疾弒公于比轂梁
坐陳乞以弒君如晉里克弒其君卓彼惠
公亦不君卓但先弒後入故不見夷吾之
入此入而後弒不可不坐陽生弒君故書
入也實非陽生之君故以乞主之也齊子
糾未立故不得言取國於子糾若如何意
當云齊公子陽生入於齊陽生正不得言
公子也云齊世子陽生入於齊陽生未爲

世子也當國者弒而伐之之辭前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是也陳乞外姓如崔杼趙盾若陽生不當國乃是全歸罪於陳乞穀梁與公羊無殊也

穀梁申義卷一終